

性格決定命運

嚴定暹

中央日報八十年十一月三日九版

深知身在情常在

西洋有一則寓言：一隻蠍子和一隻烏龜到了河邊，都要過河，但蠍子因為不會游泳，於是請烏龜馱它過河。烏龜不肯：「老兄，別開玩笑，若在河中間，你那惡毒的尾巴在我身上刺一下，我就死定了！」蠍子懇求道：「烏龜大哥，你想想看，我不會游泳，我若用尾巴刺死你，對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烏龜想一想，覺得蠍子的話很有道理，於是答允馱蠍子過河。豈知到了河中間，蠍子還真用尾巴螫刺了烏龜，烏龜在下沉時痛苦地問蠍子：「這對你又有什麼好處？」蠍子也痛苦的回答道：「一點好處也沒有，因為我也將完蛋，但是，我看到東西就忍耐不住要刺它一下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！」

這隻蠍子道出：「為什麼很多人逃不出命運擺佈」的真正原因——受制於天賦情性不能自我控制。很多人於遭

逢挫折之時，責怪命運不濟，卻不會反躬自省：自己是不是不認知環境，不考慮後果，任性而妄為！

清代中興名臣，文治武功均卓富成就，且培植拔擢不少人才，流風餘澤影響至今的曾文正公國藩先生精於命相，所傳「冰鑑」七篇，至於今仍是命相學寶鑑，而曾文正公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「性格決定命運」！

非戰之罪？

被太史公塑造成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英雄，一首「時不利兮離不逝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」的別虞姬詩，被古今多少時運不濟，英雄氣短的人引為自況；讀史記的人更每每為項羽於鴻門宴中讓劉邦中途尿遁而扼腕頓足。事實上項羽始盛終衰的生命悲劇倒無關乎時運，而切切的相關於他個人的個性：鴻門宴的舉行是因為項羽的本性霸道，欲藉自身的軍事力量強毀「先入關中為王」的約定；劉邦得於鴻

門宴中遁走，也不是因為項羽的大度而是由於項羽的自負——出身貴族的項羽根本瞧不起劉邦，認為：像劉邦這樣大字不識一籬筐的草莽中人豈會威脅到他的霸業；其實，即便是沒有劉邦，或劉邦竟死於鴻門宴，項羽的霸業也不可能長久——項羽本身固然有過人的才情，而天性的執著、專注也造就他生命中精光乍現，成就一番霸業；但是，他的本質並非豁達大度，因此，不僅不能慮近，更不能遠謀，「背關懷楚」是他自種敗亡的根由，所以，「沐猴而冠」的譏刺本是直指他的本性；受困垓下，烏江自刎乃是他放縱本性、任意妄為的必然的結果，太史公藉「天亡我也，非戰之罪」表達項羽的至死不悟！項羽的悲劇視之為「命定」固無不可，但是，這個命定乃是緣於他的任性，那裏是無可避免的呢？

在中國文學史上最讓人盪氣迴腸的愛情故事就是紅樓夢中寶、黛不能結良緣——一個才華洋溢的俊男、一個才

貌雙全的出眾美女，彼此惺惺相惜且深深相愛，而結局是：寶玉出家、黛玉魂歸離恨天，這樣的結局，千古傳泣，然而，二人若是結髮為夫妻也必定是一個可泣而不能歌的悲劇；寶玉、黛玉各自發揮過人秉賦而展現個人生命的光華因此而互相吸引！他們都因順性發展而使本身生命本質的精采盡顯，只是，利多出盡必然要面對「空」，他們二人卻也因順性而為流於偏狹：自愛自戀，並期盼他人對自己的愛戀，卻不能真正愛人。

一切福田·不離方寸

國父說：「思想產生信仰、信仰發生力量！」——一個人的思考模式，必然造成他的行為方式，他的行為方式與四週的人、地、事、物、時交感，必然會影響他的運途。此所以六祖慧能會說：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」，而雲谷禪師告訴袁了凡：「命由己作，相由心生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其理亦在此！

大抵說來：個性隨和的人，為人處事彈性大，較有迴旋的餘地，通常運途較佳；而個性剛直的人不通權變，運途不順者居多；個性偏執的人因為

執著而能專注，所以，常能發揮天賦才情而有專業成就；個性豁達之人因能開闊觀事，洞澈人情世故，所以，常可成就一番大事業；這其間誠有必然的因果關係，決非迷信，而這種必然的因果關係名之為「命定」本無不可！

性格既然與個人的運途有這樣重大的關係，那人們應如何從性格方面來謀求發展，爭取成功呢？事實上，孔老夫子在論語中早已談過這個問題。論語先進篇中載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也就是：人應配合客觀環境的需求修正秉性的偏失；秉賦性格如不能適應社會，自當改善；如不能改善，則須樂天知命，不多非分之求。至於善與不善的標準，除了社會規範與風氣之外，依然有待個人的認定作選擇。例如：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，故有「歸去來兮」之賦，認為既然心不能為形役，則不如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。可是，在另外一方面，有的人卻認為：只要有正確的人生觀、偉大的理想，「為五斗米折腰」也不是甚麼不可為之事，於是鑽營更為積極，這當然是個人的想法，只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別人是無可非議的。像管仲「不恥身在縲

紲之中，而恥天下之不理；不恥不死公子糾，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」，因而立功當世，孔子也極為推崇！俗語說：「有人辭官歸故里、有人連夜趕科場」，也就是因為個人的看法不同所致；而看法所以會如此判然而異，也多是由於性格不同所致！比較麻煩的是：既不能將「折腰」視為不足道之事，又不能「歸去來兮」，反而怨天尤人，甚或作出越軌之事，那真正是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！

因此，反躬自省，了解自己的秉性與自己期盼的人生可能有抵觸時，自當自我修正；修正自己性格有無力感的人，則應坦然面對挫折打擊而毋須怨天，更不必尤人，因為自知「命由己造」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；所以，了解什麼樣的個性必然遭遇怎樣的運途，自然可以在行事為人方面自作選擇：明明知道剛強易折而偏不在乎受挫的人，不妨順性而為；屢屢受挫卻不明原因何在的人，倒可明心見性一番，看看自己是否態度上過於強勢作為或是行為上過於直道而行；秉賦過人的人愈是偏執愈能專注，因此，若是自信才情出眾，倒可以目中無人，不在乎一時掌聲或可在某一方面獲得最大的肯定，畢卡索、席德進可說是

中外輝映的最佳例證。了解個性，預估後果及自己的承受能力，再作選擇，那麼如遇橫逆，自可在心理上或行爲上自行調適而無怨無悔，「樂天安命」，其理當是在此！

玉不琢·不成器

若干年前，筆者於一項餐敘中，偶然聽到一位屈先生談及放棄經營十餘年玉石生意的因由：在一次玉石的交易中，一位香港的珠寶商看中他手中的一塊紫玉石，出價竟達他成本的兩百倍。當時，他考慮了很久，一再端詳手中的這塊紫玉——經營玉石業也十多年了，不談見過的美玉，經手的好玉也非少數。實在說來，手中的這塊紫玉雖是一塊不錯的玉，只是，怎麼也看不出可值這樣高的價錢。想想，既然是這位珠寶商自行出價，也就很樂意的成交了。事隔數月，這位珠寶商將這塊紫玉琢成一枚玉墜拿來給他看。擺在面前的這枚玉墜晶瑩潤澤，放在陽光下登時反射出萬丈光芒，璀璨奪目，令他不能置信這枚玉墜就是當初那塊紫玉。後來，這位珠寶商以其進價百倍的價錢將這枚玉墜賣出。敘談這件事時，屈先生似仍不勝悵悵：不是因爲痛失一樁賺大錢的生意，而

是「我覺得我實在不配作玉石生意，因爲，我不懂得雕琢玉。從這件事我深深體會古人的『玉不琢，不成器』，真正是觀察入微的至理名言。我很爲這塊紫玉慶幸，它遇到一位懂得雕琢它的人，使它發出光采，成爲人世瑰寶——只是，想想我自己，既然不懂得雕琢，經營玉石成爲純粹的營利謀生，實在沒什麼意思！」

在座之人莫不隨屈先生之感喟而歎息。終究，人在謀生之外，尙須追求某種成就感！而筆者也因這件真實故事恍然心驚：在漫漫的人生途程之上，是否每一個人都曾經漫不經心的錯失一些身邊的精美美玉？在「不亡以待盡」的人生逆旅之中，又有多少人未曾好好的自我雕琢、自我砥礪——「玉不琢，不成器」固然可以作若干的人文義比附，而人之不同於玉，乃在於玉有待於人之雕琢，而人卻可自我砥礪、自我雕琢：經由自我反省、自我探索、自我覺察、了解自我並進而了解自己所置身的時空，選擇自己願意接受的限制，並選擇一個值得將自身生命和才智投資的方向——由自我了解、自我調適、以謀自我實現，這原是目

解，對個人生命發展的方向發揮導航的作用。事實上，這也是幾千年來中國命理哲學努力的方向。孔老夫子所以說：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」其理在此！一個人的成就固然有成之於天的部份，也有求之在己的部份，只是，倘然無緣獲得成之於天的條件，誠不可怠忽求之在己的努力——「命由天定，福自己求」本爲中國命理哲學的根柢！